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正存槁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邰敬修

清正存槀卷二

宋　徐鹿卿　撰

奏劄

經筵奏已見

恭覩皇帝陛下收召耆英登庸儒俊薄海内外觀聽一新甚盛舉也如臣迂愚最為無用適值瑣闥虚員誤蒙聖恩承乏兼攝懇祈寢免竟閲俞旨臣不敢稽留威命已於十五日赴省供職然責任重大晨夕憂危入仕三

十年無他才能學術亦不識所謂傍蹊曲徑惟有不流不倚一説平生聞於師友者終始自信此臣立身居官事君之本也天光下照請畧陳之夫天下萬事如雲如輪登進人才自有宜稱或加之寵光以示優禮或資其望實以重本朝故先儒之論每以隨時取中為準的蓋中即理也合於中與否惟視理之可與否一失其中則不合於理矣固有行之今日則可而明日則不可者因事度宜一聽於理而止人主何容心哉封駁者何容心

哉臣非敢藉是說以為姦夫憸人出入可否之媒而假之以舞文弄法之資也不流不倚權度先定於此心而可否輕重終始對越於天理舍是則為僥利違負天恩犯公議無忌憚之小人矣臣非為今日慮乃為他日慮故因入謝之次先陳梗槩願陛下凡他日之必不可者每深思而謹守之則善矣臣愚直天賦儻陛下察臣必不勝任則願妙選端士代臣之職容臣退守儀曹盡錙其他職任使得清心省事以俟進退臣之願也聖君之

賜也

經筵奏已見

臣聞自古為國家者夷狄强盛不足患貨財空匱不足患惟人才衰少為最大患今人才衰少極矣每一授任往往相視嘆息求諸朝曰無人求諸野曰無人陛下亦嘗深思其故乎成周盛時所以長養培植以為他日不窮之用者果何如哉豐芑之仁臺萊之澤非偶然也慶元以前姑不必論近世以來不惟無復長育之志且旦

旦而伐之者衆矣始以上下交賄斲喪中以邊閫交結買譽斲喪繼以權任專制軒輊斲喪及其久也又以議論過激希名立異斲喪天之生才止於如此極力保養之猶恐不繼數變之餘不入於此則入於彼一墮其中即不復為全人矣無怪人才之少也夫世固有下愚不移者然遷善遠罪趨利避害亦人之常今歷時累月向之少而壯者首且皓矣而凡涉纖芥之疑則動以前事為口實無怪乎人才之益少也齊威王列國之君爾其

夸示隣國者曰吾臣有若檀子有若肦子有若黔夫有若種首皆可以照千里而制强敵是固非空言以為大者豈陛下以萬乘之主乃無一人可以稱於天下乎蓋人才不能無所偏執偏以議偏則其衰少也奚怪孔氏之門有好勇者有貨殖者有好方人者有廉而病於貧者有愿而至於懦者聖人以一身造化為大爐鞴均調消息成小成大使之囿於無迹之中而人人皆可用之才故周雖不競而猶足以扶持於千百年而不墜者聖人

之力也陛下以天下之大用天下其可以天下無才自
諉而已乎孟軻有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
蓄終身不得今病亟而艾不蓄顧旦旦然號於人曰天
下無良馬臣恐徒以發韓愈之笑也天地生生之理熄
則指為無才可也今於執政中求執政於侍從中求侍
從於卿監中求卿監於大夫中求大夫於有偏有過之
中而疑其偏且過正恐吾之量未大爾豈真人才之果
少哉臣今春薦士已嘗略陳此意惟陛下以造化之心

大其量而翕受之則衰少將為衆多矣臣不勝拳拳取
進止

貼黄云臣備員胄監竊覩今世非獨周行人物希少雖
學校之士求其文學俱稱端實有守者亦不多得敢併
以為君父告太學上舍生黄時若家世積學祖孫昆弟
累世以科第發身號稱儒家嘉定尚書疇若亦其堂兄
時若讀書窮理居鄉處學未嘗有一毫過行前後所試
程文諸生至今傳誦以為楷式累經恩霈朋儕莫不由

是進身入仕時若志在世科獨不肯俯首就恩臣去冬
供職之後訪求德履可為表率者衆合辭致書舉克直
學再三勉諭始肯俯就緣時若係是登極以前住學之
人住學已四十一年今年踰六十幾絶榮望更無一人
似此可以援例者臣職敎養而不以名聞是臣責也陽
城何人哉欲望聖慈憫其困滯最甚特賜俞旨令時若
赴淳祐十年殿試留之監學以勸多士其與徒操一旦
偶然之文以希榮寵者萬萬有間取進止

巳巳進故事

進通鑑唐貞元五年李泌告德宗君相不言命故事云

臣聞造化之妙在人主之一心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即祥也不善即殃也非善不善之外復有所謂祥與殃也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一即吉也二三即凶也非是德之外復有所謂吉與凶也夫是之謂造命舍是而言數在君子則有警懼之心在小人則有危疑之心不知造命於我而一切聽

命於天豈所以安人心而息邪說哉唐德宗之世禍亂紛紜其有以致之乎使其無之則必修禮樂必明政刑必不猜忌必不聚斂必不黜忠良而任姦邪而命在我矣不知出此而委之命此李泌之所以為諄諄也今夫日月之薄蝕期運之屯否數也而聖人不曰數而曰德故雖值變異而人心不搖我宋南渡甲子再周歲辰適至於丙午丁未而嗣歲三朝太史有日蝕之占臣子之愛君者曰是不可不戒也而愚夫小人誕謾和附併為

一説曰是循環之數不可易者日食為之兆矣吁民言之可畏如此哉葢國家不幸而有靖康之事溺竒好異者牽合附會以為某丙午丁未有某事為應似矣然非丙午丁未而有是事者豈少哉至於景徳淳熙皆我朝極盛之際亦從而為之説是皆不根之論也自非聖明卓然奮發致謹於靈明虚一之境自作元命何以破千載之惑哉且自建隆而至嘉康一百八十八年日食於正月者四其三在仁祖之時皇祐元年至和元年嘉祐四年自建炎而

至淳熙六十有三年日食於正月者三皆在高宗之時紹興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然無損於太平中興之盛者以德勝也乃若政和以後姦臣竊柄令日曰陰雲不見明日曰當食不虧亦何救於危亡之數也是知在天者不必問在人者所當勉苟以天變為可懼人言為可畏則必自今伊始兢兢業業對越在天夕而思曰國本虚歟宫室營歟女謁行歟燕飲數歟朝而省曰忠賢伏歟流離衆歟浮費夥歟備禦疎歟凡一事之善無不為凡一念之非

無不戒是乃李泌所謂造命也天意一回羣疑盡釋景德淳熙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

三月壬辰進故事

進杜衍抑內降故事云臣聞至厚者人主之恩至公者朝廷之法仁祖之治天下不以恩而勝義不屈法以狥情公法既明恩意亦著真可以為子孫萬世之龜鑑矣夫君德以寛大為本匹夫庶人猶不忘親故之愛矧人主富有天下獨無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之情乎是所謂

恩也然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豈一人之私哉吾之心未嘗不欲厚於其厚也蹈湯赴火者有望焉懐材抱藝者有待焉苟私以予人則彼將曰盡瘁事國不如偃息而在牀儒冠誤身不如豢養於襦袴使凡皆若是其誰將與共功乎是故禁中之請祈不能絕而審覆終歸之有司内降之恩澤不能無而可否悉聽之公論是所謂法也我仁祖痛塞倖門屈意公論自常情觀之疑於狹矣而天下後世終不敢以為少恩者蓋仁祖之用心未嘗

不篤親愛之誼而朝廷之守法終不能掩仁祖之心臣故曰公法既明而恩意亦著也昔唐景龍間不勝宫掖之私始有斜封墨勅之濫朝紳之無耻者往往因之以求進達左拾遺辛替否上疏切諫以為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恃所愛何所歸乎可謂至忠至切至直至當之論陛下聖恩寛厚不愧仁祖而守法隳廢頗類有唐近日以來横恩捷出宗姻雜遝於班聯私昵幾叨於

僕御或換授之際一旦而超數十載之辛勞或選調之徼躐進而欲取京官之職任禁掖索無名之封告星史干非分之陞差此手浸滑如川方來凡陛下前之所欲未遂者亦小快矣然今時果何時哉激昂人心惟有名器上不愛重人將有辭執奏不力是大臣不以杜衍自期也切諫不聞是廷臣不以辛替否自勉也若謂貴為天子不得自由此乃小人誤國欺君之說幾於一言喪邦者豈足上惑聖聽哉書曰天命有德又曰天工人其

代之臣惓惓寸衷不敢望陛下求諸法尚願陛下求諸天法天即法仁祖也臣言雖狂愚意主忠愛若徒以故事應故事則又非臣事君之意亦非陛下用臣意也

己卯進故事

進賈誼積貯故事云臣觀賈誼可謂通達國體之才矣當干戈甫息之餘他未暇及而首以天下大命係於積貯既憂水旱之無以相恤又慮邊境之無以供餽食一不繼則姦雄盜賊將環而起何其憂之深慮之遠邪今

世事變方殷積貯尤當加意然事力有限就其先後論之則三總論之則淮西為急今近甸之積約可支數五年乃累年之所不及縱有豐凶之不齊未足深慮所當區處者邊儲而已糴本之降撥之事例令惟其時雖歲事高下未可預定以臣愚計竊以為宜緩在京之糴而移其費以糴諸江浙蓋去歲諸路皆糴而江東西以舊糴之數陷失不明遂行住糴其日前所糴支撥悉已盡矣而地多旱田收成不出六七月故臣謂江東西當糴

浙西素號饒沃比年告稔而京口金陵近江而舟便不徒可省漕運之重費亦可以見舊儲之虛實故臣謂浙西當廣糴若湖之南北亦各隨宜而行之夫江湖之糴既辦則湖廣西淮不至於匱浙西之糴既富則京口東淮不至於匱而又可使畿内之積無陳陳紅腐之虞近京之地無糴本交急之患一舉而數利兼特在乎審先後緩急之宜爾天下大命既有所係則兵旱相乘之憂可以無恐至於召和氣以格豐年則又在聖明一念間

爾臣敢因賈誼之所已言而推其未言惟陛下留神裁擇

壬寅進故事

進漢書李尋對災異故事云臣聞事有安於尋常之玩忽而關於世道之消長者不可不察也夫天一生水而木火土金由是相生而不窮此造化之妙常與理亂相為流通觀於水則可以知王道矣夫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水曰潤下又曰水無有不下此勢之順理之正

也否則反常矣昔在帝堯雖有洚水之災然特以水未
有所歸之故爾一疏導之則其勢未嘗不順也今浙江
之水由衢嚴婺杭而下至於湖秀吳門以達於海朝宗
之勢滔滔汩汩不知其千百年矣六飛南渡駐蹕錢塘
雄據百川之會比者畿甸旱暵赤地千里不惟河流斷
絶而井泉且枯矣考之五行志如伊洛竭川竭河竭皆
大變也得無有類此者乎是可懼也不特此爾黃河之
濁黑水之黑乃其本也若江水則清矣今都城積水汙

穢壅滯以不雨之故而變亦大矣又大可懼也今秋之杪清龍江而上海水忽漸漲溢由吳松江以溢於太湖由霅川以溢於行都宜下而高其勢未已其反常尤甚焉百川之不得其理則王道之不能公正脩明從可知矣夫無一念之私然後謂之公無一毫之偽然後謂之正無一物之不理然後謂之修無一事之不顯然後謂之明是故以君道臨下者常也而優游牽制則反常矣以君子勝小人者常也而薰猶雜處則反常矣以中國

制夷狄者常也而分限不嚴則反常矣以府中統宮中者常也而因緣窺伺則反常矣一事反常則事事失其常一事不理則事事非其理水者生物之始水失其性則生生之道幾乎熄矣使桑田不至易處陵谷不至變遷斡旋造化整飭經常特在聖明警懼一念間爾惟陛下留神

丁酉進故事

進朱熹論君子小人故事臣聞人主無他職惟辨君子

小人而已然本以辨之而卒至於不能辨者多矣正以疑於所不當疑而真可疑者或不察故也陛下天性高明聖學淵粹乃者親御翰墨製忠邪辨以示羣臣首致嚴於形似之際凡為臣子者惟當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安能復賛一詞然臣尚因先儒朱熹之論而有感也夫忠邪之不兩立久矣熹乃謂君子不難知小人則難測蓋君子為陽陽則光明正大疏通洞達望而知其為忠也小人為陰陰則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雖極意精察猶

或不悟其為邪也疑似之間乃忠邪之界限人主所當辨者辨此而已一或不明則似賢似佞似直似枉似有才似頑頓或至因小人而疑君子矣此臣熹之所以深懼也臣敢推其微意而即其大且顯者證之夫忠肅共懿明允篤誠者元凱也勤勞王家赤舃几几者周公也田野辟人民治者即墨大夫也精忠自許同心救正者劉向蕭望之也事無巨細奮言力爭者張九齡也論諫數百炳炳如丹者陸贄也是乃光明正大疏通洞達陽

則君子易知而不足疑者也頑嚚比周庸回傲狠者四凶也流言四國惑衆欺世者管蔡也善事左右以求譽者阿大夫也智慧習事能得人主微指者恭顯也柔佞多狡深結近倖候上動靜無不知者李林甫也以服讒為盡節以詭妄為深謀者裴延齡也是乃依阿洪忍回互隱伏陰柔狙詐而深不可測者也如此則為忠如彼則為邪其理不可易也陛下臨御二十有四年事之精微無不察人之情偽無不知其閱羣臣衆矣隱之聖心

昔者所進得無諒其忠如元凱諸臣之易知者乎得無有嘗意其邪如四凶諸臣之不可測者乎苟易知矣則信之任之可也又何疑明辨之道無大於此不然意向不明真偽不分衆以為賢者容之衆以為否者亦容之意其為不肖者受之意其為賢者亦受之為含糊為模稜為包荒為無所可否薰蕕同器涇渭同流玆可以為辨乎辨則忠邪各安其分而不相亂否則忠邪雜揉而其終必至於不可辨矣黨錮之禍足以危漢牛李之禍

足以亡唐非獨辨之不早亦以辨之不得其道故也傳
有之君人者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
而不敢易紀律此又明辨之本也臣願陛下採熹之言
以致其辨取左傳之言以正其本臣不佞敢以此推明
聖製以效忠愛之萬一惟陛下裁赦

丙辰進故事

進孝宗宣諭水旱故事臣觀孝宗皇帝之用心可謂不
以天位為樂而常以天下為憂者矣方淳乾之間天下

盛强國勢盤固宜無足慮者而一念勤懇切切以水旱為憂用心如此則必不致奪民時必不致妨民事必不致窮民力必不致拂民心此念所存豐穰自致有年之瑞不在天而在此心矣故誠齋楊萬里之詩曰二十八年臨玉座太平光陰愁裏過嗚呼此心之憂乃天下之樂乎必大可謂善識孝宗之心萬里可謂善發明孝宗之心矣今兵不加强財不加裕土地不加闢回視孝宗不可同年而語矣加以去歲常暘為沴陂池燥而不溢

水脉閉而不通泉枯川竭乃百年父老之所未見陛下
瀝忱精禱甘霖隨應感通之機如響斯荅然真心病其
不續忱意患其易移即孝宗皇帝之心觀之仲春農事
方興即憂水旱則未畢事之前無非可憂之時也米穀
上倉然後放心則未上倉之前皆不容放心之日也今
歲之憂既寛來歲之憂復始是為人主者無一日可以
自娛樂無一時可以自暇逸也況近歲以來民饑而流
軍貧而怨輦轂之下氣象蕭條畿甸之間冦攘充斥近

傳邊風又沸斂戍無期亂根禍本綱目寒心公家無餘帑巨室無宿藏掊羅不可復行勸分不可復議一綫命脉全在歲事陛下體孝宗之心為心要當以厄運方來為懼未宜以厄運將消自賀也憂之如何惟力行好事以格天心以召和氣而已夫生育長養天之心也人事盡處即是天理自今以往以禮制心毋以物慾累天德以義制事毋以權倖隳紀綱一政本以杜旁出之蹊愛國力以絶浮淫之蠧任賢去邪之界限必明白而堅决

興滯補弊之光陰必感厲而奮發破諱護之私以來忠言宣惻怛之意以蘇愁嘆一念轉移天必鑑之有淳乾之心則有淳乾之治將見一登再登三登之盛上遡淳祐而至於千百年永永未艾也

己亥進故事

臣聞天下無偶然幸成之功人主有必當自盡之責舍己責而萌幸心此喜功生事者嘗試之淺謀非聖君良臣持重之忠計也晉自穆宗以來政令不綱亡形已具

內則羌胡鮮氏種類蜂起外則强臣悍將恣睢難令回視却顧此為何時不此之慮乃欲恃虛名無實之殷浩以抗反覆不臣之桓温豈不殆哉古之聖人惟思在我所當自任之實而未嘗萌一毫僥覬之心者正將以立其本也今晉之為晉勢已可占其間事會捷出豈無可乘之機而大勢傾欹實無自固之策蜀漢雖亡蜀漢自亡爾石虎雖敗石虎自敗爾於晉之興亡得失曾何毫末之加損哉乃方輕舉妄動以求非分之福家國至重

詎容輕付於一擲乎此北伐之舉義之所以懇懇言之而不置也其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則所憂反重於所喜蓋實論也始温將經營北方褚裒亦請伐趙蔡謨特以度德量力為言且謂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其言殆與義之同意故自北方士民降附日以千計者觀之則蔡謨義之為怯懦為無勇自河北遺民二十

餘萬口不能自拔者觀之則雖廢徙殷浩尚何益哉是非利害之間可以觀矣近年以來敵為不道其禍烈矣京襄形勢之區荆棘可痛河南膏沃之野降附屬心天意悔禍醜類殲夷累年久鬱之氣數一旦漸回淮襄塗炭之生靈浸安生聚忠臣義士誓不戴天惟天惟祖宗所以畀付我後人者庶其在此寧忍棄之如土梗乎此稍知大義者所當惕然動心也然亦嘗反思羲之所謂自立果何如哉或謂彼已殺其徒黨自拔而歸其勢不

容中止或謂至者無幾固可藉其强勇收以為用夫醜類相戕其俗固然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內夏外夷界限截不可越使來者希少則不足為吾輕重自當痛絕儻或招之入室及其蔓而後圖之則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矣容有著手之地乎雖道路傳言莫測虛實邊防機密難以臆知然軍國所關最當精審使無而過慮不失為憂深思遠之至懷苟有而不言正恐非嫠不恤緯之本意誠以晉事而揆之今日則蔡謨羲之之憂有不

容不上關聖慮者況今楮賤如土而上下皆委於忘言羅本末充而議論尚歸於悠泛闔門之內所當自盡其責者往往類此而暇及經畧宇外之計乎古人有言寧悔不往不可悔不止伏惟聖明遐觀遠覽謹之重之於其微且隱之際亟留深長之思焉實宗社之福神人之幸也

同日進故事

進長編建隆二年上擢用臣下故事云臣聞人主有收

拾人才之心斯可以盡任使人才之道蓋將以用之必先聚之良醫之治疾也有參朮焉有桂苓焉一旦探囊而施皆奇藥也工師之作室也有梁棟焉有榱桷焉一旦運斤而取皆良材也羣材之在天下常視人主之意向爲盛衰苟平時不廣於蒐羅則臨事必至於乏使善用天下者果如是乎五代之季士之有聞者亦太寂歷矣及藝祖一出則龍興雲翔虎嘯風烈南征北伐莫非才也建制立度莫非賢也豈有他哉亦惟兼收並蓄有

籍記之法而已因其才器品列彙分一有任使則披籍輒得如取諸懷故能用無遺才功烈炳煥今士之登名銓選者員日增而闕日不足矣而當饋太息每有乏才之憂則以求才之太過而儲蓄之不素也夫惟極天下之全者乃能受天下之偏若公清若才幹若文學若政事某可以重朝廷某可以任牧守某可以分閫寄某可以理邦財某可以平寇盜某可以剸繁劇短長小大各有宜施謂宜倣建隆之制廣詢博訪精擇其人置直籍中

禁類而記之班行有闕則隨其才之所宜與其資歷之淺深進而儲之凡有事任則因其能而試用之有功有過各疏其下徐考其實而賞罰之前者既用後者復進隨用隨補次第不窮毋責小疵毋記細過積以歲月人才將不勝用矣盖有堯舜則必有禹稷皐夔有成康則必有周召毛畢收拾之未至而諉曰有君無臣不信也孟軻有言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故臣願以藝祖為法

八月朔視朝轉對狀

臣聞人主之職論一相論相之道非取諸一旦之暫決於一人之私也蘇軾有言民自擇相我與受之厥後楊萬里推演其説曰人主不能為天下擇相能為天下受宰相蓋天下以為可相者吾相之而已不與焉謝安之在東山王導之在江左裴度之在緑野文彥博富弼司馬光之在洛世無賢不肖皆信其為可相也故未相而人望之既相而人服之其為治易矣陛下臨御二十有二年往往當饋嘆息恨無蕭曹而天下亦且以為無

相之可擇嗚呼苻秦何世猶有王猛石晉何時猶有桑維翰祖宗三百年涵養之天下而人物凋喪若此陛下亦嘗思其故乎士大夫德望之偉特非一日而成而氣節之衰頽亦非一日而壞端平之初天下以為可相者在真德秀德秀之得此聲於天下也豈偶然哉其脩身其立言其為政積數十年然後實立而名隨之陛下起而受之且鄉用矣不幸而天弗假之年則是聖意之一孤也其後行簡宗勉相繼淪謝陛下嘗自以為得相矣

而天下疑焉化紘吏張在列者衆陛下與神為謀獨注意於臣鍾臣範當是時天下以為可相者未有出於二臣之右也亦必其素履有以大信乎人矣曾未三月而範又止此則是聖意之再孤也今老臣當國志行正潔户庭肅清名器無私授法度無輕易持心本忠厚遇事有權衡陛下真能為天下受宰相矣而又以疾告事變如雲方來未已諸葛亮食少事多識者過為之慮是非特臣私憂之天下實共憂之大臣亦自憂之陛下縱不

輕於並相亦安可以不儲相而或者竊窺聖情疑無定主天下妄以為無相可擇而陛下亦且以為無相可受是非一日之敝矣夫侍從者執政之儲也執政者宰相之儲也苟平日之侍從不取其可以為執政平日之執政不取其可以為宰相一旦揆席偶虛方乃彷徨四顧而厚誣天下之無相是固陛下之所當回思而深省者自開禧嘉定斲喪之餘士氣之不振久矣三數年間以文侍清修志行之士而實用從諛承意之人凡積而至

於政府至於禁從者多非國人之所可而清脩志行之士始進而終退暫内而久外士之不自愛重者又未免舍所學而從彼天下以為無相之可擇是固無怪也雖然取人於夢卜今不容以驟行矣則凡嘗預鈞樞之選居禁近之地者其德量才器已在淵鑒之中察於衆望之所同而決於宸斷之所獨固不害其為儲相之地也豈必借阜伊周召於古昔而後用之哉自古論相之法一曰學力二曰才力三曰心力而福力又不與焉學欲

其正而通才欲其宏而毅心欲其公而大既然矣又於其力量觀之投之以轇轕而不亂試之以事變臨之以利害而不奪夫是之謂力昔魏文侯一聞李克之言以為吾之相定矣陛下苟致察於此將曰吾之相定矣然知所以儲今日之相又必知所以儲他日之相今文昌侍從稀若曉星兩省樞下率多並組都曹樞掾去如飛鴻今日艱於得可用之才則他日艱於得可相之才亦其勢之必至也儲才之道無他在養之而已養之所以

儲之也試之職任養其才也示之容奬養其氣也責之事功養其望也養而儲之則相才出乎其中將不勝其用矣雖然此儲相之道也又有為相之道焉陛下更化以來登用俊良未嘗自決於一已而每每取信於國人無一不當其選矣然使大臣每日一入政事堂如此圖畫言語侍從之臣間日至清禁如此獻納儒生學士時一趨經幄如此講論臣等百執事逐日一入局如此分治謂之不為不善可也以之扶衰救敗則未也何則志

氣不強而規模不立也然則如之何曰盡屏私意盡掃
弊例盡任官而不任吏宮中府中為一體通國上下同
一志今日之志氣規模斷斷乎當出諸此也茍得如臣
前所謂三力之全者而負荷之則陛下之能事畢矣臣
蟻蝨小臣共二宰屬宰府有大議而不敢及乃顧而言
他臣之恥也惟聖神裁赦

有旨令赴行在奏事辭免不允狀

某叨恩隆渥聞命震驚伏念某奮自孤寒本無才伎三

官州縣粗守拙勤四轉班行曾何稱塞俄起家而守郡
偶縮戍以之官施重報輕心勞政拙值强獷猖之際
幸就調娛承凋殘蠹敝之餘僅供常賦每恐貽九重之
憂顧莫能辦一切之征需愧已溢於面顔病更纏于肺
腑量時度力累疏祈閒期少遂於便安乃反叨乎收召
固知小臣無辭免之理當體大造不遐遺之心實緣病
憊之餘難任馳驅之役況求退而進不情若啟乎偽風
兼未滿而遷數易復違于近制眷知雖厚觀聽謂何伏

望特賜敷奏速回成渙暫俾退休或供散職以祝釐或
畀小州而需次事君義重非無戀闕之懷圖報日長嗣
舉捐軀之願

除江東運判辭免狀

㫖曰江東發斛剗印日久寧虛位而未有所授葢艱
其選也爾頃持民庸言歸班列郎曹寄旅更踐幾何
時遽以言去祝釐真館恬靜自如大臣惜其抱器能
而未能施也匄以節傳畀汝大江之東𠪾齒淮甸雲

屯萬竈供峙匪輕矧歲大歉流冗四集撫綏保恵得
明決者以臨之郡縣吏知教條之不可忽而民隱有
所訴矣嗚呼其懋敬之
其奮由寒素本乏才能為縣為州粗逃瘝曠若民若士
未忍推擠寸長每荷於甄收五載兩塵於班列一籌莫
展百謫易盈甫沙汰以使歸忽恩除之亟下自念出身
從仕本期尺寸之埀名委贄為臣敢不東西之惟命然
邊計正嚴於飛輓時艱猶急於馳驅而其素履未明曷

任觀風之寄微軀久病俯慮盡瘁之難苟徒知冒寵而前必重累知人之鑒豈堪再辱祇合投閑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速回成命仍畀祠官儻溝壑之未填尚涓埃之自效伏候指揮

九月改知贛州省申狀

一麾起廢方切循牆再命洊加又叨易地敢貪榮而忘懼輒冒死以投忱伏念某自㓜讀書粗嘗有志惟受才之不頴每遇事以乖方自合投閑遽膺起廢感君恩而

至泣揆恩分以難安實縁多病以早衰非敢飾詞而偽遜心猶可勉目以浸昏使尚能少效于驅馳則受任何拘于遠近雖便家之可樂奈陳力之不能辭州予州官豈為人而擇刻印銷印令無反汗之嫌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或改畀待次小壘或姑令仍舊祠官別選通敏之才以重藩宣之寄稍寛歲月誓答鴻私

秋七月除浙東提刑辭免狀

㫖曰朕欲省刑甚而歲報重辟數盈以彰豈法網尚

密使民難避而易犯歟抑吏或不良猶有訖威富而
舞文者歟故臨遣使臣至詳且謹爾練達世故志不
茍同將漕江左朕方賴之然念東浙七州屢當無年
吏又有撓法黷貨以害吾民者一節平反特以命汝
惟不忍殘虐之傷民生故能簡節疎目惟備見貪縱
之耗國脉故能激濁揚清使吏無苛征而民知遠罪
朕省刑之意其殆庶幾
其叨恩隆渥聞命震驚其竊惟人臣之事君有實而無

僞力所不能者則辭之力所可為者則為之其漕輓非才已虞非據昨者誤蒙使令驅磨文帳交割錢物朝聞命而夕就道者此其之所能也繼而洊膺隆委俾之攝州又兼領茶鹽事凡四閲月偶無曠敗然其私自揆度亦有所不然者矣蓋州可能也而軍旅之事則未之學財賦可能也而回斡之術則甚踈是以累嘗祈懇改畀時髦不圖上恩寛大未加斥逐更寵以祥刑之寄以事而論則民命為尤重以地而言則近輔為不輕然體欽

恤之懷盡明允之義其雖至愚極陋猶或可勉而至焉豈當稽違上命再有控辭實緣中間一病危甚雖幸遂更生而目視昏花心力凋敝恐將且遂為廢人於世用敢不避煩瀆披露情實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恩命改畀祠祿差遣一次使稍得養痾年歲圖報恩紀尚在他時伏候指揮

御筆召赴行在辭免狀時公以郎官膺御札召

叨恩隆重聞命震驚伏念某學問空疎才識庸陋由白

屋竊取科第歷仕州縣惟盡拙勤雖一毫無補於事功而亦未嘗一毫得罪於百姓公朝取長棄短内則為掾二府備數郎官外則分憂千里濫持庾節反自揆度可謂倖踰頃在東畿觸事妄發違忤當路一斥奚辭三載山林分將終老既不能為忍耻乞憐之態尚何敢為干時媒進之圖敢意天日清明洞燭微隱以退閑跡遠之臣乃上汙御札之召遭逢特異感激涕零粉骨碎身惟當自勉第緣某早歲燈窗耗損精力近緣左目不疾而

昏方英俊盈朝之時如某等輩詎宜厠列雖小臣報國
其志念靡有終窮而造物賦分其限量固有所止是敢
敷露情實控告朝廷欲乞特賜敷奏速與收回成渙
令某仍前祠禄倘他時目力全復應有差使誓當勉竭
仰報萬分

除寶章閣知寧國府兼江東提舉辭免狀

誥云江左大州比年賦籍混淆郡以匱告豈吏苟且
歳月而志不力歟抑其才不逮歟何公私之交病也

以爾介特通練屢更麾節輒從命名往殿此邦晉直
奎章兼榮使事重茲行也其為吾民利圖之毋但曰
溪山之郡可以訪古而已
再命洊加下情皇灼伏念某至愚極陋何補明時恭遇
舜日當天無微不燭尺長寸技悉被甄收五日之間恩
言疊至宸奎進直麾節兼榮自顧疎遠孤蹤將何稱塞
東西惟命尚復奚辭弟其愚樸自許不敢誑欺比遭罷
斥所以屏然退聽者非獨以違忤時賢畏罪逃謗實緣

生平信天任分一無過望凡所居官自公事之外他無所為若使見姓書名養安自便則非惟上負朝廷亦負此心聖人有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某素服膺而不敢違背者也今左目之明已損其半委是不任治郡俾之兼領尤所不堪一身之寵榮則多而千里之休戚誰任區區之情槩具前申欲乞公朝併賜檢照令某仍前奉祠倘或未忍棄捐即乞賜敷奏收回直寶章閣恩命改畀某便家一等差遣誓當自勉以答鴻私

五年乙巳春二月除右司辭免狀

誥詞云都司天下之劇曹非明敏練達之士不輕畀爾抱負偉達才識踈通遍歷節賢勞羽儀班著孚於衆望久矣見幾而作養高裕如朕旣曲成爾志今當改絃易聽盡歸乎來宰旅舊邅日參廟論豈特吏刑戶版踈滌其弊而已尚服厥職勉贊經綸欽哉其無斁

恩命洊頒危衷驚惕伏念某人品凡陋學術荒踈遭際

特殊洊膺任使平生不敢干進惟懼才力之不勝而所至

未嘗生財惟取公家之粗足天日在上僅有此心而比年招致人言何所不至因念區區才力既不足以為時損益加之少年燈窻用力過苦左目日益昏眩于是屏焉退處絶意驅馳不圖泰道宏開顧以疎賤微悰上汙御札繼叨恩命併畀節麾控免弗俞黽勉祗拜離家甫爾又忝恩除寵光便蕃踰溢涯分方大化更新之日羣才畢奮之秋某雖至愚極陋豈不願鞭策駑鈍少效分毫然病憊餘生自度如外方小節職專事省猶可奉宣

寛大牧養小民若省闥紀綱之地正當博求英異裨贊新化豈容已試罔功之人充員其間非惟自速顛隮亦恐有累造化所有上件省劄某未敢祇受除已權封寄所居豐城縣庫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時髦別與某陶鑄便家一等差遣庶幾愚分稍安

孟享除太府少卿兼權右司郎中辭免狀

旨曰外府為邦計出納之司卿士惟月長貳一也歷代之制莫非高選故吏不畏侯杖而畏尹筆謹簡儒

臣以畀之宜矣爾通達古今敭歷中外所至以才德
稱省闥彌綸方藉娩畫兹擢卿亞而領三尚見謂得
其人焉往欽厥官嗣有褒寵
宰司列屬躐處至三外府陞卿詎堪為貳叨恩隆渥聞
命戰兢伏念其學術荒疎才猷譾薄起家為郡吏兼禮
樂之華有詔予環復綴班聯之舊俯循涯分允謂倖覦
任省闥之彌綸曽微薄效掌邦布之出入敢冒榮除憂
時雖切於寸心度力難勝夫兩劇匪獨寵光之太過亦

緣疾病之交攻是敢敷瀝愚忱仰干大造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俾其且專一職少竭萬分倘他時敗闕之偶逃則別命陞遷而未晚所有上件恩命其未敢祇拜伏候指揮

秋七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免不允狀

綸綍初傳淵冰是懼其仰惟聖祖神宗以尊儒重道為家法既置講讀之官又置說書之員自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曹館職凡有經術行義者必預焉而隱逸之賢

者亦預焉厥後宰掾亦預焉所以備顧問訪民情其選

至不輕也聖上天臨經幄親擢儒臣率循十三聖之軌

則宜得英俊密侍燕閒其寒遠陋儒學殖荒落化絃改

紀再玷班聯大懼無以稱塞一札自天復令執經入侍

此非書生之至榮乎然某反自揆量不敢冒昧者其說

有三某自從仕以來所至徒以區區職事自見前之所

學半已遺忘空中之質決不足以仰承清問一也其非

才共二寀士其職視都曹為最劇必不能潛思積忱以

感動聖意二也又其少而苦心於場屋無用之文壯而疲精於簿書期會之冗比年左目昏眩深恐閒視之間或致疎失雖萬死不足塞責三也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渙改畀時髦庶幾上有以助聖學之高明下有以安小臣之職分所有前件恩命其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乙巳乞祠不允狀

山林枯槁之姿於世寡與屬蒙天朝收採疊被恩除遴

卿聯兼省闈攝選部侍經帷凡所居官皆溢其分自揆
謭才陋識不足使令竭力𠞰心勤不勝拙受恩未報曷
敢遽陳乃今月四日方與同僚詣政事堂白事忽覺精
神懞恍志意怔忡口呿而不能言心悸而不自定亟禀
白而退驟成奇疾遇事健忘輒不記省意冢憒憒旬日
方覺稍定良由僥踰太甚福過災生見蒙予告將理自
覺疾證異甚必非湯藥針砭所能攻治久茲廢職罪戾
愈深上孤聖主之恩下負公朝之寄惟當攄瀝情實控

于造化欲乞特賜敷奏令亟畀祠庭使得歸安林樊專意醫藥儻未塡於溝壑尚圖報於乾坤仍乞日下令交管印記職事

已酉再乞祠不允狀

竊惟朝廷之待士有優假之恩臣子之事君有進退之節其昨因暴病嘗蒙給告繼因病勢未痊乞畀祠廩以便醫藥上恩寛大未賜俞允螻蟻至情生死銜荷但念其已成奇疾决非朝夕所能遽療旣難以養痾而自便

亦豈容僥倖以求安欲乞公朝特賜敷奏使某早伸前
請速返邱園儻他時未填溝壑尚當勉竭仰答生成之
造三月二十一日依已降指揮不允
丙子三乞祠不允狀
昨因久病二十餘日仰蒙給告至於再三兩乞畀以祠祿
使安山林未蒙特賜俞允上恩如天感深至骨仰測公
朝之意非徒使之委曲以全進退之義亦庶幾萬一尚
有可生之理或責其少效分寸之報也但念某病證已

深臨事健忘幾如隔世臣子之義豈容虛時曠日自知
未必可愈乃頑然覥其一旦之或安以貪君上之施哉
且朝廷所以附存小臣之意其恩禮亦已極矣其疾不
愈而乞去豈其情哉亦甚不得已也雙凫乘鴈本不係
於去留用敢盡布其腹心乞照其今係第三次乞祠賜
敷奏早降指揮放歸田里但得舊疾稍甦他日應有使
令惟命是視毋敢不力

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辭

免狀四章

誥詞云天下萬幾之務彌綸允賴於宰司王畿千里之間宅牧尤嚴於侯社中外之勢雖異委任之意則均謂潢明緡式彰殊眷以爾刻志尚行學古通今信已而不疑臨事而有守敭歷既久風望罙髙頃者化絃之更張起之家食之容與贊治省闥肅清紀綱以外府卿執銓吏之權攝少常伯有為真之漸胡求去之甚勇而秉誼之不回朕審知為可用之才忍曲狥

其胸間之志惟姑蘇之共理兼淮浙之轉輸虛席而
艱於得人剖印而無以易汝行沃為今樂土屏翰猶
古右扶爾其撫我嘉師有同赤子條敎簡而嚴則人
自不敢犯期會寛而信則吏亦何忍違苟能以平易
而策勲尚可俟簡求於他日
絲綸一播榮懼交懷伏念某少賤且貧才能謭薄自更
麾節復玷班行歷寓旅而登列卿侍經幄而攝銓選遭
逢特異可謂至榮庀職逾年了無絲髮可以報効近因

臥病連月力乞投閒上命弗俞且蒙憐其衰朽不堪任劇許令免兼省闥以示優假方欲嗣陳懇悃懼成煩瀆未敢驟進忽覩除目渙寵自天衆目駭觀羣情爭羨夫吳門要地密拱畿甸淮浙發軔兵餉所關其任至重素不輕付矧書殿論譔之職尤號高華之選顧其何人可稱掄拔然竊自揆量生平他無所解惟於民事粗嘗究心若使之講求民隱奉行雜事使田里得以相安官民不至相病某雖至愚極陋猶可自勉但實緣一病之後

心志凋落形體支離雖勉強支持而蕞然困憊今經五十餘日醫不出門藥不離口自度非假年歲休養之暇決無十全之望使其不揣病力冒承恩寵徒費將迎既累其身亦且誤國是皆衆所共見毫髮不敢欺隱不然大藩要職人所願為且聞前守臣凡事整辦具有成畫其自當聞命就道何苦為是不情之辭自取罪戾哉欲望公朝察其不得已之情亟賜敷奏收回成命别選賢德以壯藩屏令其尋盟香火專意醫藥若他日舊疾頓

除應有一切任使不敢辭避伏候指揮

第二章

淵聽未回愚衷愈廹其竊惟人臣之事君度其力之不足而不敢為者謂之違命知其力之不能而冒為之者謂之盜恩違命之罪輕盜恩之罪重照得某昨以久病祈閑未敢再瀆忽蒙誤恩假以麾節即寵以職名在某愚分可謂榮矣除目之下一時應酬過當日午未食天氣驟寒忽覺半體不仁急命醫問藥連日未效方神氣最

然之餘一證未除一證忽起骨寒命薄無以仰稱上意
雖違命有罪實非本心重念其兩紀從仕三歷班行兼
組都曹周旋軒陛者復踰一載大恩未報豈無螻蟻之
情而疾勢纏綿不容强勉若使不度事勢貪榮冒寵非
惟必不勝任深恐自速譏誚重為晚節之羞是敢再瀝
寸忱上告君父儻有一毫欺偽甘從誅斥欲望公朝察
其區區至情檢會元中速賜敷奏令其歸安田里退奉
祠庭圖報生成尚在他日伏惟指揮

第三章

其竊聞無故而敢於違君命當誅有故而不能承君命當察其近以病憊餘生旬歸未獲一旦自天有命職名麾節聯翩而下榮恩備至出於望外已嘗再具辭免未拜命音然其區區之情終於未能自已者緣其中間一病兩月氣體未復精神未全聞命之初適因天寒又得麻木之證投以雄附等藥七日不愈心實懼焉支離如此一身且不理豈能更當郡事使其明知力不能任而

冒寵以為榮邪將姑試之官俟其不可而後求去耶或且遲回數月必俟痊愈而後拜命耶抑欲别希更有美郡而懇祈易闕耶是數者無一而可則惟有上告公朝察其實是又病他無絲毫嫌疑慨然興念放還故山庶幾沉痼之疾可痊進退之義可明且某此行决意歸老若使日復展轉或有不察其情而議其後某一歸固不暇恤而平生心事無以自明必且重孤公朝愛念之意情廹辭切誅之察之悉在造化某下情無任震惕俟命

之至

第四章

照得其生平別無寸長惟有樸實一念不敢自昧其蒙

恩子郡控辭至三自知罪在不赦無以自容然吳門既非難為之地又非他有難任之責苟非病力摧頹甚不得已何敢不恭敬上命緣其春夏以來病而復病稍輟和平之劑易以瞑眩之藥遂覺元氣復敗目視昏花非不貪榮情實不敢若使承命之後支吾不前方有隕潰

則為罪愈大欲望公朝痛察其真實之悃即非他有規避特賜敕奏令其歸安山林休養年歲若稍有生全之望則別有一等任使悉惟朝廷之命萬死不辭伏候指揮

十一月乞歸老不允狀

照會某庸謬菲才待罪省闥今春忽得奇疾踰月之後甫能支持復叨誤恩出守吳門仍兼發輎命下之日適為寒氣所中半體不仁瀝情控避至於再四緣病力不

勝任非姑為是辭避之虛文而已忽蒙廟堂傳奉御札

宣諭遣行退自惟念君命如天螻蟻微生偶未即死敢

違天乎扶曳病軀强顏祇役謁學之始幾至顛仆及至

六月當暑被風兩足為之不隨兼旬乃愈今雖勉强奉

職然神不守舍力不稱心自視前日已如二人舉柬則

遺西記前則遺後久欲陳情懼孤聖恩未敢驟發近者

羅事一興應酬日夥沉痼滋深思慮稍過即覺心痛最

是左目既昏右目復翳尋丈之外便如煙霧中其自量

衰朽如此已為聖世棄人是敢忘其冒昧控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令某掛冠納祿歸老邱園别選賢才以重㸔節即實拜生成之造伏候指揮

七年丁未春正月乞歸田里狀

準省劄為某去年因病乞掛冠納祿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懇祈至再天聽愈高良由某詞旨未明精忱未白用敢不懼煩瀆至於再三某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乃人臣進退之大節也夫

策名委贄憂國忘身凡職分之當為必鞠躬而盡力一毫未至是謂不忠其雖至蠢愚粗嘗知勉至若持是心而才不逮有其志而力不隨乃猶竊祿貪榮不知奉身而退既虧晚節必速官箴伏念其去歲之春驟攖危疾累章乞去力竭詞殫儻蒙朝廷於此時放歸山林使得問醫養疾年歲之內或可圖全未幾麾節並頒恭奉宣諭勉趨天威咫尺不敢固辭扶曳之官實出勉強日復一日疾證滋深雖起居無異于尋常而心目愈加乎耗

憊緣其官年雖四十有九實年乃五十有九早衰多病健忘乖之遂至人事書牘悉皆曠廢至此而不以實告則素餐誤國罪孰甚焉且朝廷設官爵以勵世惟愚臣子之不好進爾第力不勝任而冒進則不可也近年以來纔一語及閑退即例以希進疑之於是下以陳請為虛言上以不允為故事雖實至沉痼者往往非罷不退非死不退矣若其之心本非無意榮進亦非以退為高不過為病而已雖君恩未報抱愧則深然一念不欺情

亦可諒凡人之情疾痛則呼父母大君父母也子有疾父母忍聞其大呼而不省乎真切之情已盡於此欲乞公朝察其委實久病檢照前後所陳特賜敷奏容其退休林壑亟選賢才以重藩輔免致屢瀆不已庶幾真病者皆思量力而當退求退者不敢文具而為欺非獨病軀之可全實亦士風之一助伏候指揮

三月再乞歸田里狀

臣昨以抱病期年恐孤隆委自冬入春凡三具奏申乞

賜放歸田里天聽未回適以邊警交馳淮浙相望僅隔一水臣職在守土只得隨力防托未敢再瀆今幸皇靈震耀四鄙肅清若不於此時上告君父則非獨臣身不保亦恐國事有妨空臆披陳仰祈淵鑑伏念臣之所患已非一日自去春得健忘之證怔忡懵恍幾不能自為主宰扶持畧定復苦風痺半體不仁踰月乃愈雖天憐奇蹇偶未顛隮而庸醫不察投以瞑眩元氣所以不固而根本傷動騷然不寧手足所以運掉而脈絡不通幾

成扞格外邪當遂乃浸淫而入榮衛風寒當護反散漫而徧四支九竅百骸處處受病人見其衣冠飲食無異常人而不知此心之失其守久矣臣顧影彷徨深恐螻蟻微生將無足恃若非辭榮安分歸訪醫藥將無更生之望此臣之所以不容不去也況吳門為今輔郡上下豢養習為恬嬉此去秋風不遠正當厲兵秣馬日討諸國人而申儆之為固圉計臣素不習兵使平時無病猶懼不足勝任今衰朽薾然而乃叨竊寵榮玩愒歲月上

誤大計使至此而後有言雖萬死不足贖罪此臣所以不敢不去也欲望聖慈察臣真切特令歸老休養病軀亟擇賢才以壯鐵甸夫聖君視臣本同一體微臣憂國寧有遐心其興言及此非獨為一身計正所以為國家計也儻沐垂憐死且不朽伏候指揮

乙巳召赴行在辭免狀

臣叨恩至渥聞命若驚臣嘗觀韓琦論為臣之義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臣嘗服膺斯言未敢不慨然興感也

伏念臣跡遠寒踪崛起於蓬戶甕牖之下非有親戚朋友之助以相梯級第自竊科一十有五年信緣任分隨寓而安凡所歷官一無足紀惟有區區進退之節粗能自信少在塲屋去秋試纔十日適罹外艱或囑臣假手舉試臣不敢也後為邑泉南蒙恩審察繼丁内艱公朝不以其微瑣許其奪情趣其禀議臣不敢也臣於是時實無毫髮分外之想不意自遭逢明聖忝竊踰涯中罹罷斥已絶榮望溥袥改紀羣賢彚征如見元祐之盛而臣

以不肖之身首被收召感激而起庶幾三黜餘生因此得以心事自白然後歸見先臣於地下此臣之本志也而去歲春夏忽攖奇疾遇事健忘有如隔世僅克支持風痹復作期年麾節偶未顛隮然臣於此愈知其無能為役矣懇祈至四悉出真忱未拜允俞誤膺召命宜退而進人其謂何或冒寵貪榮是僅有平生自信之小節至衰晚而併失之乃韓琦之罪人也有臣若斯其將焉用是敢披心瀝膽仰凟皇明欲望聖慈曲垂軫恻察臣

聰明不逮督力既衰檢照前後所陳收回成命令臣納祿歸老邱園則臣之始終猶可表見亦使量力知退者知所風勵實拜生成之造

五月戊午除權兵部侍郎辭狀三章

勅曰天生五材固無去兵之理國有六職亦重貳卿之官肆擇名流俾明政典某籍甚時望蕭然儒紳依山結廬樂在味書之閣拂袖徑去恥登偃月之堂逮予改絃爰出召節既奏技從官之內且峩冠廣廈之

中俄自請於民庸乃往臨於藩輔循良之最久矣徹聞閑退之言屢焉來諗宜有遐心于虛谷而無雅意于本朝趨還持槖之班來慰側席之想邊方多事宜留意于簡稽朕亦虛懷尚竭忠而論納勉攄素蘊丕對寵光中書舍人應繇行

抱病踰年難當劇任匄歸累疏誤玷恩除聞命若驚揣躬知懼伏念其寒跡孤遠學殖荒踈方少年時不過欲僥倖一第為竊祿養親計及歷仕版惜不識榮進為何

事一時諸老諒其拙勤更相延譽遂由宰縣進登朝列出則游叨麾節入則三掾宰司人力不至於此頂踵皆君賜也去歲之春偶膺奇疾心為身之主宰方寸不守何以為人此固臣之所懼也君命有嚴扶憊而起意謂茍及年歲便當乞身入見其勉强支撑未盡廢曠舉動飲食粗如常時往往過疑謂臣無疾而不知臣之志荒矣自冬至今四申前請適值邊塵澒洞未欲游陳恭覲聖治一新羣賢竝奮臣于此時首蒙召擢可謂榮矣然

臣區區之心欲言者二蓋臣自揆心目俱耗已成沉錮本退而進人其謂何茍忘在得之戒徒有貪榮之心晚節一虧公義難掩一也況法從華途非謭材所當濫厠夏官要選非病力所可謬承一旦處非其據則顧問之頃必無以上稱明旨議論之際必不能殫竭寸忠將以為榮適以為罪二也臣所領郡頗為劇繁期年之間幸無闕悞百萬之糴幸以登足雖未能大有益於公家亦未至重得罪於百姓此正臣保病軀全終始之日也欲

望聖慈矜臣忱切特賜睿旨收回成命容臣退安邱園

恪守初志

第二狀

丐歸正切誤膺持槖之除久病難任式謹循牆之禮未回淵聽愈惕危衷伏念臣才業俱荒麾韜忝竊勉行有詔敢違咫尺之威扶憊居官終蔑絲毫之補持論率平平之策所至無赫赫之名天下事庸人擾之恪守象先之見吾徒得卿臥治耳慚非汲黯之賢本朝年歲

之間即决山林之計幸湟中之羅已足且海瀕之盜不
驚忘三瀆之為嫵冀一辭而遂退趨河東之召豈逃毀
譽之公近甘泉之班昌稱論思之選不能者止乃分之
宜苟求去而反還是貪榮而冒進既乖素守徒玷親除
欲乞睿慈俯矜忱悃收回渙汗改畀時髦大節難全顧
保桑榆之晚聖恩未報但傾葵藿之心

第三狀

準省劄為某再辭免新除權兵部侍郎恩命事六月二

十三日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仰見聖朝寛大寸長片善不忍遺棄然某竊聞之進退有分辭受有義某自去春得心志之疾蒙恩守吳累辭不敢受者豈獨無寸進之望哉安於分也君命下臨扶憊而起雖明知其必不勝任而有不得已而已者畏於義也在官踰期偶未顛越然心不統形神不守舍一值事劇則恍然不知所主故於職事之外人事書問一切盡廢不知者以為某為此不近人情之事而不知其身且不

保奚暇乎他自冬入春丐歸至於再四天日在上實無絲髮僥冀之心且召且除揆分過矣三華簪槖豈不甚榮然見得思義決難冒昧且昔疾而今愈是欺也求退而復進是欺也名去而實留是欺也幸一進而成三欺安分而守義者肯為之乎用是不避煩瀆盡布其忠欲望公朝俯垂矜察使其此心此意得以自白其求退也非以為高其辭榮也非以立異凡以為病而已朝廷厚祿不可畀衰憊無用之人廉恥大端不必奪人臣當守

之節特賜敷奏曲回造化毋以尋常備禮辭免者例觀或令歸休以全晚節或姑畀祠廩以遂休養或假之待次州郡以就醫藥庶幾上有以示聖朝優養臣子之厚恩下有以追徼臣貪冒忘恥之清議則凡在王官者莫不知分義之不可違矣伏候指揮

乞給告歸里狀

其游有悃忱仰干鈞聽昨蒙恩除權兵部侍郎三具辭未拜俞旨遂乞給告五月以便醫又未蒙開允退深跋

蹈其禍惟臣子事君東西惟命其雖甚不肖然亦習聞其義於師友矣其白屋寒晚仰禄代耕初非以不仕為高者今學而仕仕而至于贅員從臣亦已榮矣但縁去春偶得心疾守吳之命死不敢拜懼辱命也忽蒙聖恩親灑宸翰俾寧臣諭旨責以必行其奉詔感泣以為此身未隕則君臣之義不可一日忘扶憊而前以九隕而後已到官以來惟執事勉强支持毀譽不暇計禮文不暇講自始至終獨招羅數月間不敢求退餘皆乞閒祈

去之日蓋嘗恭跋宸翰刻之堅珉僭以淮陽守自況以為其不以黷所以治民者治民則爲負其民不以黷所以事君者事君則爲負吾君每自爲念未去之前少有曠敗則將何以對越前日勉行之訓而歸見吳中父老哉凡一年閱四月方獲受代憑藉國靈風俗雖獷似亦相安賦斂雖寛似亦粗足羣境雖旱似亦粗收則聖主所以眷顧之殊恩庶無甚愧至於爭訟未盡草漕運未盡通軍政未盡肅則是守臣之不職無所逃罪不能者

止古有格言若蒙朝廷察其至情姑與賜告使稍得休養其亦何敢為遺世絶俗之舉哉近縁交承事叢精神愈耗目力愈昏告諸君父而天高不聞告諸朋友而情隔不信使其冒昧而去則有無君之誅匿疾而進則有欺君之罪彷徨道路進退維谷無君之與欺君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公朝不念保全臣子之節欲使之自虧其節乎忠厚之朝詎忍至是其每謂士大夫惟不能堅白一意以告君故朝廷亦不免回互其說以待下若其之

愚懵乞歸則真願放歸乞告則真願予告用敢刳心為紙瀝膽書詞盡布其私乞檢照其前申亟賜朝假五月容某暫得歸省邱園訪問醫藥即使前來供職干犯嚴誅某下情無任皇恐俟命之至

丙辰除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某叨恩稠疊聞命震驚伏念某才品凡庸學識膚陋自頃扶病出守吳門地大事繁異於他郡日虞曠敗上負隆知勉强支持雖幸告罷而精力衰耗目視多昏加以

心志怔忡過事健忘量時度力不敢貪冒寵榮前後乞歸乞祠至於六七中以名除控免不獲嘗乞給告暫歸訪問醫藥俞音既閟且蒙恩先賜内引既得吐露愚忠意謂遂可從欲忽又沐攝長成均之命夫帝學清選師儒清職非德望卓偉不足以表儀多士非學問該洽不足以啓迪羣心某既非其人又本以鄉舉進身素不諳知學館事體此固人共知其為不可者也然以塵埃汨沒之踪夢寐不到之地一旦脫塵役而入清流超然遂

起登仙之想第其久病餘生實是不堪從仕徒以君恩至重朝命難違道出皇畿祇畏簡書不敢不俟命而遂去今連日未敢供職者正欲力申誥告之情以為醫藥之地若又令兼攝委實難任除已一面擇初十日供兵部職事外所有兼國子祭酒恩命欲乞公朝特賜敷奏改畀名儒以副聖主樂育人才之盛心容某且專本職少遂休養庶幾病軀可全或徑與檢會元申改畀祠廪及待闕州郡差遣實出更生之造上件省劄某未敢祇

拜除已封國子監庫外伏候指揮

第二狀

照會其昨蒙恩兼國子祭酒尋具辭免回准省劄九月十日奉聖旨不允伏念其心目俱病自解郡組以來只願歸老山林昨叨召除屢辭不獲不敢固違上命今請告未遂又令兼長成均是乃平生所願而不可得者豈不甚榮第其自量病力衰憊學殖荒落委實不堪任使朝廷既未有可差之官其豈敢固執方命除已一面謝

恩祇受外欲乞公朝察其病根深痼委難承乏之迹賜妙選名儒以充大小司成之任容其早歸故山庶幾多士得師微軀獲全不勝望賜之至伏候指揮

冬十月除權禮部侍郎辭免狀

旨曰虞朝之命秩宗復繼以教胄子之事周官之掌邦禮實嚴乎建學政之規幸古意之猶存匪儒宗其誰屬具官某抱氣節而特立得文章之正傳入從甘泉嘗殫乎忠告出守馮翊備極乎賢勞賜朝京師攝

貳戎部卿蜀尚暹其行也朕益思所以處之以大司成之席虚爰有兼官之命以小宗伯之職稱乃陞換部之華重我斯文清哉此選噫皇極建而彝倫序其丕闡于天常師道立則善人多尚力扶於世教以副朕意則惟汝能

擢貳五兵已逾涯分易司三禮駭聽綸音異渥洊頒危衷增惕伏念臣守藩無狀謬寵造朝當諸臣去就之交正公論是非之決時難於進而冒進懼干儌上之誅兆

足以行而未行姑欲俟時之定羣疑甫釋再命遄加雖
均列於亞卿乃躐居於高選載念寅清之寄最為華要
之途熈朝有如必大之博洽盛世亦推度正之老成皆
居小宗伯之班蔚為名侍從之選而臣踰年抱病累疏
乞歸自笑支離難固筋骸之束雖懷恭敬豈徒玉帛之
云强留非所以全身貪進亦幾於辱國矧令兼組猶覺
厚顏伏望聖慈特垂淵鑒速回成命改畀時髦罔俾安
庸久汙論思之地稍全進退以張廉恥之維是謂禮經

請從臣始

再辭狀

竊惟上命有嚴豈應再瀆然臣子之義莫大於事君盡禮公朝將畀其以典禮之職而辭受不審先自違禮其能奉職而無愧乎伏念某久病告歸人皆知之矣既叨召除控辭不獲亦庶幾一覲清光敷陳愚悃而後退休林壑則進退之間從容合禮此區區之本心也今成均禮樂之司相繼被命凡世之鴻儒碩學願居是官而不

遂者乃俾學問荒落意氣衰颯之人併得之其為身計
榮矣如禮何且難進易退禮也其觧郡甫旬而共二
事謂之難進可乎辭尊居卑禮也由夏官而易春官謂
之辭尊可乎縁其實是沉疴未瘳若非蒙寛恩許令歸
訪醫藥則决無十全之望此身未隕猶有報國之期往
命不全將無效忠之日其為利害昭然甚明是敢披露
情悃上告公朝欲乞特賜敷奏别選時望以典春官仍
乞檢會累陳與其給告三月暫歸鄉里略加休養俟告

滿別畀一等差遣容其前來供職決不敢稽違上命自取譴訶伏候指揮

六月乞補外

白屋書生遭值明時外則叨榮麾節内則躐處清華平生所望殆不及此昨自吳門以病久不痊丐歸累疏聖恩深厚復命歸班武部儀曹繼蒙拔擢成均妙選仍許兼華行且期年了無補報重以今春再膺危病心志愈荒揆分量才若不亟自引退非獨貪榮冒寵自負初心

亦恐禍過生災必有奇禍今幸時序叶調一稔可卜廟
謨深遠邊鄙不驚豈容衰憊之人久汙班列無内外更
迭釐剔可稽竊見建寧府守臣尚未除人某雖無能為
役然向在三山帥幕往來兩司首末三載稍知事體若
使牧養小民扶持國脉猶或可以自圖勉竭是用控告
公朝欲乞特賜敷奏令某充上件差遣伏候指揮
秋七月除無權給事中辭免狀
渙渥自天措躬無地臣竊惟國家命令之出實關天下

理亂之原施行之間偶未允愜則中書得以封還門下得以審駁臺諫得以論奏三者權任之尊非他官比皆所以振肅朝綱扶持公論而相與致君於無過之地也必識慮平允而後可以公批勅之權必議論正大而後可以抗回天之力茍非其選是謂曠官伏念臣本寒賤書生素無榮望粤自端平初政淳祐改紀十五年間時事更易故有不同而樸實一心終始惟一任分信緣罔敢容心誤蒙陛下察其無他前後三次收召出之冗散

置之清華遭逢之異可謂極矣而臣分量易盈疾疢屢作進不足為明時之輕重退不能決一身之去留反自省循實深愧惕比方請循吏迭以便醫藥聖恩寛大未忍棄捐執經金華清䆠重畀攝承夕拜明綍亟頒浹辰之間異數狎至非獨求退而進甚非素心而度力不任尤難冒寵兼儀曹胄監皆號清選凡老師宿儒平生所願而不可得者臣顧得之可謂逾分若更兼熊魚之取將益重鵜特之譏況久病支離豈足以振揚風采精

力衰耗豈容以檢校稽違臣自知甚明決難虛受一言涉偽斯謂欺君欲乞睿慈察臣悉出真忱憐臣委實衰憊別選剛明之彦以司糾駁之權姑俾臣儀曹專守使得清心省事續圖報稱萬一沉痾頓愈則自今以往無非微臣碎身粉骨効忠君父之日誓不敢辭

辭免并乞休致狀

其昨者累上封章乞守本官致仕十一月一日准省劄十月四日備奉聖旨徐某別與州郡差遣者臣辭已竭

淵聽必回其閒咸平近臣未五十而致仕國初舊制皆再請而即從若歐文忠六十已謂衰年若趙康靖三請已為曠典其之疏固多於康靖其之年不下于文忠雖蒙別畀於州麾尚冀早還於官政無嬀聒聒庶動高高伏念某夙蒙特達之知亦有馳驅之志中年以後多病所傷戊戌病於私家辛丑復病於姑熟丙午更病於京國丁未又病於吳門彼時目力昏花心志凋落而元氣尚未衰竭遇事猶可支吾葢自戊申至于已酉凡所感

病悉非前日加之抵家感冒風證纏綿心欲言而口瘖身欲動而足蹇跬步之内非人不能俯仰之間隔世無兾朝廷若欲待之以事任則某之力有不能朝廷若欲假之以寵榮則某之分為已過食非其力則某蒙其恥福過其分則某任其災是用再瀝愚衷仰干大造欲望公朝察其詞情懇切念其疾病顛躋毋煩易地之除徑遂乞身之請戀軒之馬空懷死報之心曳尾之龜亦有生全之望臣今乞守本官致仕

清正存稿卷二